

她曾因与高晓松的纠纷
而成为娱乐圈的“黑色人物”
她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签约
国际性唱片公司的词作家
她被称为e时代SOHO族发言人

美丽陷阱

一个闯入音乐圈女孩
的真实故事

戴
琳
著



美丽陷阱

UBADPO/00



戴粼 著

一个闯入音乐圈女孩
的真实故事

海南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丽陷阱——一个闯入音乐圈女孩的真实故事 / 戴粼 著

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2.6

ISBN 7-5443-0441-8

I. 美... II. 戴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第 037403 号

美丽陷阱

作 者: 戴 粼

责任编辑: 黄明雨

封面设计: 第三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孙志敏

责任校对: 汤万星

责任印制: 李 兵

印刷装订: 北京宏伟印刷厂

读者服务: 杨秀美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9.5

字数: 200 千字

印数: 8000 册

书号: ISBN 7-5443-0441-8/K · 51

定价: 18.00 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邮寄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, 杨秀美女士 收 / 邮编: 570216

前言

因梦想而获救

2000年10月，我从蓝色天空直线跌坠灰黑色陷阱，不幸成为娱乐圈的“黑色人物”。第一次触碰美丽、虚幻的光环下暗藏的陷阱，历经恐惧、绝望和看不到底线的坠落、坠落，面对人性中如此的肮脏、丑恶，我只能沉默。

然后，“冬眠”，整整一年。

在灰黑色雾气弥漫的谷底，我看到梦想在蓝色夜空散发星光，我不能就此倒下。

2002年新年，新鲜的阳光来了，我遗失已久的单纯、明亮的笑容回来了。我是蓝色、透明的卡通，无论穿越灰色、褐色、黑色，我竭力不让这些杂色污染我的生命。我相信，坠落越低，反弹力越大，我将以自己的速度和力度冲向更高远的天空！

我，因为梦想而获救！

美丽陷阱

我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……

我从那栋大楼里出来，眼前是长安街，灯火辉煌，而我的心是沉沉的一片黑。10月的天，我手脚冰凉，竟想发抖。

无神、无力、机械地拖着步子，我脑袋里是灰灰的一片，神经绷得紧紧的，木木的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向谁去说我刚刚经历的恐惧？

恍恍惚惚，真的发生过吗？这一切，就在刚才？！

我怕看来来往往、呼啸而过的车流，它们震动我脆弱的神经。我不知道我看见车的时候，我的脑子什么时候才有反应，我的腿又要什么时候才收得回来，我不敢过街。

我得穿过地下通道走到对面去，可是地下通道那么大，那么空，那么黑……

而我，就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和我的影子。

我无法相信：就在刚才，就在这栋楼里，这个人如此恐吓我！

而就在5个月以前，我寻找一切机会，创造一切机会，让他加盟我身后这栋大楼里的著名网站——搜狐，最后，他获得了这份年薪近百万人民币，还有近百万美元股票收入的美差。

我无法相信：5个月以前我兴奋地出入这栋大楼，穿梭不停地邀请几十家媒体来参加这个人加盟网站的新闻发布会，其后又每周邀请十几家媒体来为他做专访。持续一个月，他在各种媒体频频露脸，过足了瘾。这个快被赢家通吃社会里的追星族们淡忘

了的人，突然在 2000 年火了！

我无法相信：就是这个说过我对他“功勋卓著”的人，竟突然告诉我他不想再在媒体露面了，要把我一脚踹开，以省掉每月支付给我的区区 3000 元工薪，而且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竟好意思说国庆放了这么多天假，没剩几天，就想赖掉了。

我更无法相信：就是这个人，竟要我承诺对媒体保持沉默，否则我们就成仇人了，并威胁恐吓我，一旦在报纸上看见我说什么，他在国内实在呆不下去，要出国了，他就会……

我连泪都流不出来。

我无法形容他的恐吓对我的精神重创，我仿佛置身于巨大的黑色苍穹，人轻飘飘地飘着，没有精神，没有力气，没有重量，那么渺小、无助、绝望……

一个人站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，握着手机，我不知道该拨谁的号码？

电话那端的谁可以给我一个真实的依靠，带我逃离这一片黑色？

这就是我固执坚持一定要在北京闯一番新天地的后果吗？

我无法相信：“这个人”就是曾经煽动一代人怀旧纯情之火的“同桌的你”的高晓松！



1999年4月25日，在热热闹闹，热气腾腾的火锅城，对着我妹妹晓苏和我的一大群朋友，我憋了一口气，缓缓说出：“我要去北京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大家立刻把视线从火锅转移向我，表情诧异？

“你刚从深圳回广州两个月，又要去北京？”

“老这么跳来跳去折腾，你不累吗？”

的确，这已经是我1999年的第二个决定，我说出来也是理不直气不壮的。

1999年3月5日，我刚刚从深圳回到广州，从策划行业转入音乐圈，完成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历史性大转变。当时他们已经担心万分。

两个月不到，我又想走了。虽然这次只是城市间的迁徙，行业并没有变化，但还是变得太快了点，超出了大家的容忍范围。

我不想一个一个，一遍一遍去解释，因为我的理由是空心的，没有坚实基础。

我清楚，要想说服谁来支持我的决定，希望渺茫。

我偷了个懒，趁大家都在一块儿说了，反正我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只会越说越没劲，说到味同嚼蜡。

大家不约而同、众口一词，齐刷刷举手反对！这是我预料得到的效果。

“浮克都说了，你有机会进中唱广州公司的嘛。先在广州呆一段，稳定一下再决定，何必这么急？”

“进入这个行业，对我来说，反正在广州在北京都是从头开始，但北京是中心，去那边开头肯定更艰难，不过机会可能更多。”这是我能开口说出的惟一理由，但它是悬浮在空气里的。

“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，重新开始一个新行业，太冒险。广州的环境毕竟熟悉一点，在这边开始会容易一些。”

“我在北京呆一年和在广州呆一年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空间不一样，同样长的时间，我能实现的是不一样的。”我坚信！

他们知道：我只是在说出一个决定，不是征求意见，我自己的事情向来都是我在脑子里反复想明白了才说出来，很难有人再说服我改变的。

晓苏首先放弃了说服工作，毕竟她是我妹妹，了解我。“在广州有这么多朋友，万一实在不行，还有朋友可以帮帮忙。去北京人生地不熟的，很让人担心。北京有什么朋友可以去找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手上只有一些音乐人的电话，我只能给他们看我的词，我是去寻找机会的，没有具体的谁可以找。

“你有把握吗？我看过一份报纸，说有 10 多万人呆在北京想在音乐上寻求发展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住的地方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可以先在一个远房亲戚那儿暂住几天，再自谋出路。

没有！没有！没有！

一连串问题的答案都是“没有”！

我没有办法确切地向谁描述我做这种选择的好处，我只能说出可能会有机会，至于这些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有多大，我也不

知道。

我只知道：我应该去！如果我要在音乐圈发展，就应该去北京——那儿是大陆流行音乐的中心。

如果我简简单单拎个旅行袋就可以去台湾，我也就直接去了——台湾的中文歌词整体来说是最优秀的。

进入一个新行业，我一定要尽可能去整体水准最高的地方。虽然一开始，在对比之下，我会显得微不足道，但在一个优秀的环境里，我自身的实力能更迅速的滋长壮大，我可不喜欢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”。

我愿意尽可能地和更优秀的人合作，我不怕被谁比下去。

这是我决定去北京的惟一理由！

当然，我不可能料到，这个“惟一的理由”会那么命定地把我推到了高晓松身边，并且和他一块成了 2000 年度中国娱乐圈重大事件中的“新闻人物”。

但是，我不会承认，这是对我的不安分守己的“报应”。

我心里清楚，我必须承认，我妹妹晓苏和我的朋友们反对得有道理。

我一直在跳！跳！跳！跳！

可是，在寻找到我真正感兴趣的事业方向之前，我怎么可能停下来，呆在一个沉闷、厌倦的位置，消磨自己？

我是理想主义的水瓶座，不会停下我的脚步！

我是理想主义的水瓶座，为追寻梦想而生，不怕谁笑话我！

2

我看过一本畅销书：《牛津个人生涯设计》。我一直用书里介

绍的那种类似八卦图的方法来清理思路，依赖它做我的每一个决定，特别实用。书里其他教我如何设计个人职业生涯的方法，我倒忘了。

一本书，能真正具有指导价值，能让人领悟到点什么，明白点什么，哪怕仅仅一点，已经算是好书了。

翻过太多的书，我的要求已经不高了。

这 20 天以来，我脑子里乱烁乱跳的思维被整理归类——

北京

1. 优势：

- (1) 是大陆流行音乐的中心，视野更开阔，有利于发展；
- (2) 更多歌手，更大的唱片产量；
- (3) 更多有实力的唱片公司；
- (4) 可能会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。

2. 劣势：

- (1) 风险太大，或许难以生存；
- (2) 最初是不自由的，为了谋生，或许会影响创作状态；
- (3) 生活艰辛。

广州

1. 优势：

- (1) 生活环境安稳、安心；
- (2) 心态轻松、自由，有利于创作出大量作品；
- (3) 在广州推出作品，有一定基础再引到北京发展相对容易

一些。

2. 劣势：

步子太缓慢，也许半年之内是浪费时间。

去北京的种种优势是建立在“可能”的基础上的，优势明显，也真实存在，但也许虚无飘渺，没有一点是我能确切抓住的；

广州是一个闷局，左冲右突，用尽力气，也很难打开什么新局面。

我天性里是很容易被各种未知的可能吸引的，虽然它们像流沙无法握住。

“去!!!”我画了三个箭头指向“北京”。

我早知道，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，但我需要累积勇气。

我有一个缺混合的“点”：做一件事总是想得太长远，我一定要在思维里走到这件事情的尽头。其优点可以说成有远见，知道自己的大方向；其缺点也很明显，总专注于未来，忽略了眼前应该抓住的现实的诸如钱财、实物之内的东西，所以我一直两手空空。

我极有可能因为想得远一点，也走得远一点；也极有可能在麦田里，左手捡，右手扔，眼睛还看着前面的大麦穗，走到麦田尽头，手里不剩一棵麦穗。

我不知道我最终会是哪一种？

我当然不想成为后一种，但我知道没法保证。

吴士宏说：“我看准了大方向就起跳。”

说得太对了！跳起来了，再去找落脚点。不跳也许眼前永远一片茫然，永远都看不见落脚点的影子；跳起来，或许落脚点就自动出现了，就算还是看不见，总得有个地方让我落脚吧。当然这样比较危险一点。

我从来不想控制别的什么人、什么事，我在控制中从来找不到快乐，也懒得去费那个劲。

但我一定要控制我自己，控制我自己的每一个选择！

我一直觉得如果按我自己的选择做错了，那么我是一个失败者，可以总结教训，如果完全听别人的做错了，那我就是一只不动脑筋的傻瓜。在失败者和傻瓜之间，我选择做失败者，失败是暂时的嘛，可以重新再来，傻瓜就不好办了。

性格决定命运。三毛说的。

性格决定我孤注一掷，直奔北京！



1999年5月3日，傍晚七点左右，我到达北京西站。

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出站，我没有特别的感觉，没有雄心壮志，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戏剧化的“啊！北京！我来了！”那是电影里的。

我脑子里只有塞得满满当当的，一大堆急于要做的事。

行程中，我已经反反复复叮嘱自己：这一次必须抓紧时间，一举改掉我磨磨蹭蹭的老毛病。

我只能在表姨（一个远房亲戚）家住7天，就要自谋出路。

我必须利用好每一天，每一个小时，把各种潜在可能尽快弄个眉清目楚，以利于我认清形势。

所谓潜在可能，就是我手中的一大堆音乐人的电话。

我指望从电话的那端觅到些闪着希望的火花，当然这就像指望看见天空的闪电一样，它可能闪，也可能不闪，闪电的时间、地点也像随机抽样的结果，毫无预见的可能。

我想寻觅的希望火花充满种种不确定因素。

我惟一可以确信的就是自己手中看得到的歌词，其他一切都

是未知。

我非常乐观地估计：1999年底，应该会有我的作品推出来。

这次来北京，我打定主意卖词为生。

就算万不得已，吃不起饭，我也决不考虑到别的行业发展，来作为什么临时过渡。我知道，一过渡就渡到另一条路上去了，回头遥遥无期。

我必须自己断了退路，没有缓冲，没有过渡！

我必须孤注一掷，决不回头！

我到北京，就是为音乐梦想而来的，如果在别的行业发展，我就呆在深圳好了；

不到万不得已，吃不起饭，我坚决不去唱片公司上班，看到那些一格一格的办公桌，我就头皮发麻。朝九晚五的工作一定会影响我的创作，代价太大，不值得。

由于我的严格限定，我在北京的发展之路成了一道独木桥。

4

北京真大啊！

接下来的感慨，我当然不学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惊奇赞叹！

我的感慨如下：

“到哪儿去都那么麻烦”。

一坐上的士，就一副听天由命，任人宰割的姿态，对于绕没绕远这类关键问题，我无从置疑，我根本就不辨南北西东，就算在地图上看明白了起点和终点的方位，两个弯一转下来，我也就晕头转向了，此类问题只能交给司机师傅是否善良去解决了。

目的地常常远得让人失去耐心。

我是在一个中午，从一家唱片公司出来以后，给高晓松打电话的。

如果说这个电话是一朵希望的蓓蕾，那么，不到一年后，它绽放的是高晓松的似锦繁花，结出的却是我的苦果。只是在决定给他打电话的当时，我不可能像先知那样知道其为人。甚至，我想，先知也不会预料到高晓松的无常。

高晓松创作过一些打动人心的校园歌曲，本来我的词和他的词风格完全不同，我很难有把握他会认可我的词。

但谁知道希望长什么样子？机会长什么样子呢？说不定最可能的地方会出人意料地奇光闪现，充满阳光希望的地方反倒连机会的嫩芽都长不出来。这样的悲喜剧也是常常上演的啊！

我下定决心紧锣密鼓，一个不漏、排序不分先后地把我所知道的音乐人和唱片公司通通联络一遍。

“高晓松，你好，我是戴颯，我是写词的，刚从广州来，想请你帮我看看我的歌词。”

“我在喜洋洋唱片公司，你现在拿过来吧。”声音非常真诚。

半小时以后，我在喜洋洋唱片公司见到了高晓松。他一头长发，浅蓝和白色的T恤，笑容很晴朗。

“陈梓秋，这是戴颯，也是广州过来的，你们认识吗？”

“认识的。”陈梓秋以前也在广州中唱，现在是喜洋洋唱片公司的总经理，我写过一首《体贴自己》，觉得很适合陈明，曾经给他看过。

高晓松在翻看我的歌词。

我习惯性地安静等待。

我特别不善于寻找有意思的话题来聊天，把我的词交到我应该找的人手中，我的任务就基本完成，再也增添不了什么精彩的附加说明，只能等我的词自己去说话好了。

高晓松抬起头，“我现在还有些事情要谈，没时间仔细看，你把词留下来，我带回去再看。”

“好的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帮我看完呢？”

“两天吧。”

我谢过高晓松，走出喜洋洋公司的大门。

高晓松待人的态度透着真诚、平等与尊重，是我喜欢的方式。

不管多大的腕儿，摆一个谱给我看，我都不好意思笑纳。

两天以后，我再拨高晓松的电话。

“高晓松，你好！我是戴颯，你有时间看过我的词了吗？”

“我看过了，挺好的。好多我都很喜欢，过两天一块儿出来坐坐。”

希望又在我心里开出了另一朵花儿。高晓松的词写得非常有韵味儿，而我们的词风格截然不同，他也喜欢我的词，我的信心又可以上升一点了。

初夏的北京，阳光明媚，绿色的柳枝飘出羽毛般的柳絮，漫天飞舞，我心里快乐的粉色又染浓了一层。

5

鼓励是金色的阳光开出的花儿，点燃我脸上的笑容，点亮我的信心。

在歌词创作方面，早已有过许多著名音乐人的肯定与鼓励，我才有信心毅然决然来敲北京音乐圈的大门。

台湾著名词人林秋离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与林秋离的相识很偶然。

某天，我给被称为“南方第一把吉他”的捞仔打电话，他说：“林秋离在我这儿，你把你的词带过来，请他帮你看一看。”

啊！这么巧！我要晚一点打电话，也许就过了这个“村儿”了。

他不是常来大陆的。

林秋离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台湾词人，从他的《哭砂》到张惠妹的《听海》、《剪爱》，都是令我心仪的作品。

天在下着雨，我去捞仔的音乐工作室，心情温暖而愉快。

“这是林老师，这是戴颙。秋离，你看一看她写的词。”捞仔真是好心人。

“你好！林老师。”

林秋离果然和我想像的一样，一头长发束在脑后，的确是漂泊浪子的形象，正像他写的《听海》里“而漂泊的你/狂浪的心/停在哪里”，《哭砂》的“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/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”。我早就预想他一定酷爱漂泊，优秀的作品一定是触及创作者内心的。

他在看我的词。

时间流动缓慢，我有点忐忑，有点紧张，等待着他的评判。我非常想听到他指出我的不足之处，毕竟他是专业词人，当然也担心他的批评对我打击太大。

时间真慢！

天呐，他终于抬起头。

“你的语言感觉非常好，不错！如果说我喜欢的，应该是这首《烟》，很细腻，很舒缓，情境氛围的营造也非常好，词的切入点也挺新的。”

你手中的红点明明暗暗

一缕一缕轻烟那么柔曼舒展
你的思维以最自由的方式飘远
我竟忘了我也在被动吸烟

看着茶几上渐满烟灰缸
心底点点累积深不可测的慌
每个烟圈贴着你呼吸转好几圈
每一圈把我推给矛盾纠缠

我开始寻找新发现
一个一个小店
一次一次筛选
把危害降到最低点

我开始期待有一天
有替代品出现
没有一点危险
让我笑着看你抽烟

——《烟》

如果是在电话里，我的欣喜可以挥洒得更淋漓尽致，这毕竟是我所喜欢的词作家的肯定，我估计我会快乐得手舞足蹈。但这种估计的情形并没有发生，仅仅因为我就坐在他旁边，我只是忍不住腼腆地笑了笑，这是我面对此类情形的惯常反应。

我不是装矜持，我太不想这样“装”了！我特想自自然然地释放内心升腾的真实快乐，可总不知道被什么困住了，就是散发不出来。